

走向诺贝尔

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

ZHONGGUO

DANGDAI

SHILIPAIUOJIA

DAXI

小说精选
京夫

Jing Fu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京夫小说精选

清阳编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

京夫 小说精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5.25 印张 505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2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 册

ISBN 7-80605-168-6/I·134

定价：1980.00 元（全套 20 卷）

目 录

白喜事	(1)
啤酒	(136)
军人	(201)
平衡	(273)
王三黑子告状	(351)
雅堂	(387)
万有娃闯荡江湖	(473)
三月雪	(541)
蛟	(601)
娘	(654)
手杖	(672)
家丑	(683)
铭鼎	(707)
生龙寨	(725)
人事	(744)
有福奶奶	(766)
附录:	
1. 京夫著作目录	(790)
2. 京夫得奖作品目录	(791)
3. 京夫作品评论目录	(791)

ZHONG GUO DANG DAI
SHI LI PU ZUO JIA DA XI

雅堂

雅堂者，大雅之堂也。早年为柳举人府第，此堂比县衙门还风光。柳家两代举人之后，科举制度日非，当朝重财轻才，举人子弟也只有用银钱捐学位的份儿了。即使那时，文官到此下轿，武官过此下马，雅堂威仪仍在。到了清末，一场瘟疫，小城百姓半数死去，金钱也未留住柳氏家族的最后一株根苗。举人府第便做了别姓的钱庄。雅堂文气已绝，铜臭与血腥相生，雅堂更名为金聚德，金聚德与日伪

勾结，直到抗战胜利，城内响炮，民众砸了那块匾，金聚德气数方尽。之后，雅堂为镇守该城的谢司令三姨太所独占。这位花容月貌的太太，却原来是位书香之家的闺秀，九分人才，却有十分的文才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均有造诣。她邀来一帮当地文人骚客，创办起诗画社来，把一块“南窗诗社”的匾额，方方正正的悬在雅堂门楣。那种年月，三姨太纵有百般雅兴，千股天赋，也难洁身自好，得宠的五姨太引着五七个亲兵，别上两支短家伙，闯进诗社，大骂此处乃藏污纳垢、男盗女娼之所，几声枪响，男女社员鸟兽般散了。五姨太赶跑了三姨太，自个儿搬进来，建起牌局，白昼吆五喝六，暗夜男盗女娼，五姨太不识文断字，雅堂那块“南窗诗社”的牌儿倒是安然无恙，于是便成了绝妙的讽刺和嘲弄。解放的炮声还如远天的雷声，五姨太便卷起金银细软逃之夭夭。

解放后，雅堂先是挂上了军分区教导队的牌儿，后又挂上了县文工团、县工商管理所的牌儿。“文革”前，饮食服务公司搬进来。后饮司盖起了三层大楼，便把雅堂改为国营第一食堂，对外营业。雅堂在这场史无前例中，三易其名，由造反食堂而反修食堂，而大团结食堂。四年前，为人正名时，“雅堂”两个草书大字的巨匾便悬上了门楣。观“雅堂”其名，似乎乃是君子谋道之所，与芸芸众生谋食相悖。但世上事相反相成，相克相生，“雅堂”二字最富号召力。从此，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，得天独厚。

几年来，同行的国营饮食业普遍亏损、难以计，坐

落在十字街口的雅堂，却鹤立其中，招财进宝，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。店内职工，月有重奖，年有厚赏，上下协力，皆大欢喜。年事不低的胖圆脸袁经理，当然年年上报，季季挂红，成为举得起放得下，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家。在机构改革中，他虽过了“线”的年龄，也未妨碍他继续掌权，而且有可靠消息称，公司新上任的年轻经理，半年来未见开创饮食服务工作新局面，将由袁经理领衔取而代之，只是由于雅堂经理还无合适人选，他迟迟未走马上任，再显身手。

市人事局和商业局对雅堂经理人选催得很紧，上下都在积极物色。从同行业中调配，那些经理们都嫌雅堂名声太大，袁经理能力太强，怕去了砸了锅。雅堂虽没有当年文官下轿、武官下马的气候，但毕竟是领导们经常去的地方，光这一项支应，没有一点能耐是不行的。倒是有几位气盛胆大者敢毛遂自荐，甚至私下走门子，削尖脑袋谋这个差事。但领导们你中意他却不中意，甚至为这个经理人选闹出许多别扭。雅堂职工中，倒是有一两个苗子，其中一位会计小孙还是商业学校毕业生，但公司一关先过不去。这个小孙在公司工作期间，影响不怎么好，和领导与同志关系都搞得挺紧张，后来下放到雅堂任会计，本身就有点处分的意思，哪能再叫他当领导？再说袁经理也直摇头：“他能当经理，那才是老外哩！”要袁经理举贤，他便推荐早点组的王师傅。上面一衡量，年龄偏大，不符合改革精神，再说，那王师傅整天似醉非醉的，身上满是豆浆沫子和油腻，总觉得有失体统。

后来，关于这项升迁与交接班的事被阻隔了，那是雅堂本身出了点麻烦。这家面东的店堂，经历了一场连阴雨，突然出现大厦将倾，芨芨可危之势。雅堂要拆除重建，这副担子嫩肩膀担得起吗？能度过雅堂的困难时期，非袁经理莫属。因此，有魄力有能耐的袁经理的升迁暂缓议决。

袁经理本人当然意识到，这一阶段将是对他的严峻考验。他下定决心，准备边基建边营业，再创造一次奇迹。将来他也许会跨过公司一级，到局里任职。

像一个年事已高的人，这五间大厅的店堂，经历了三个朝代的风风雨雨，前两年虽已露出倾覆的端倪，但外观上却未显出破败之势。由于门窗几经刷新油漆，装饰美化，不管是整座楼宇，还是它脊上檐里的华饰，都让人肃然。就是店堂里边，年年粉饰，岁岁装点，也是容颜不老，风韵犹存！有人把雅堂比作年事已高的旦角演员，人们总看到她台上的粉面朱唇，吃惊她怎么就不老。只有当她动作起来，才会叹道：“老了！”到雅堂就餐或游览的外地人，一旦知道此楼的建筑年代之久远，无不赞叹佩服古建筑之坚固耐久，甚至还有建筑方面的专家学者，专程来雅堂考察，对这座清初建筑艺术顶礼膜拜，叹今人之弗如！

莫承想，一场雨，它竟百病着身，一下子衰迈非常，连后事也异常之急切紧迫。

重建雅堂，并非易举，这个店堂虽系盈余单位，但它

所赚的钱，要重建这样一座老屋，那却十分遥远。这个市历年财政拮据，靠国家补贴，一下子拨上十万款项，实在不易！况且全市还有多少基建项目要拨款啊。还是袁经理有办法。他靠雅堂的佳肴美味，把上至市委书记、市长，下至城建局、古建筑队全请来了，一桌酒席，当场拍板，压缩其它项目，立即给雅堂拨款十万，年内上马。那位古建筑队的江队长，也红着脸，拍了厚实的胸膛，如果雅堂需要，他们可以暂停一个古寺院的修缮，随时把人马拉上来。

那些未争取到拨款和中途将被拖延的基建单位，简直对袁经理恨之入骨：“好个袁大头，你小子真绝！”“用请客搞关系上基建，他袁大头凭什么能耐！什么德行！”

袁经理听着，反而乐了，踌躇满志，信心十足。他把全店职工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坚持营业，奋战一季度，争取开门红，一部分抽出来跑建材，租房子，准备搬迁，两套人马，双管齐下，内外结合，他要来个基建营业一手抓。这是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，同行业有几位同仁预言；他袁大头纵有三头六臂，七十二般能耐，这一季度营业额要保住在全国行业领先地位，没门。然而袁经理在几位竞争者面前，没有慌了阵，他大肆宣传雅堂要拆除，这样把几十对原准备下半年结婚的宴席也提前了，而且让人们觉得雅堂会在这个小城市里永远消失，都来这儿进行告别性的用餐，甚至把几个小型的省一级的会议也拉来。结果到三月底，公司一统计，营业额比去年一季度翻了一番，雅堂又是第一，创造了历年来季营业额最高水平。

3月31日，全饮食服务公司在雅堂召开现场会，袁经理又一次露了脸，4月1日，全商业系统职工大会，他被选为市人大代表。他的事迹，又一次上了市报，连照片也登了！4月2日，他被市政府命名为“能开创新局面的先进工作者”，并领到了大红证书。

二

雅堂后面是操作室，是大师傅们演出的舞台。操作室后面是单身职工宿舍，贮藏库房，煤场。单身宿舍有房五间，其中两间中间拉通，是经理办公室。另外三间除了一间住着王师傅，余下两间是财务室和休息室。

经理办公室里，除了一张老式的写字台，几把椅子，其余都是花、鸟、鱼、字画和仿古工艺品的地盘。面南的大玻璃窗里，竖着一尊木板做成的五层花架，上面是各种吊兰、麦冬之类，婆娑下来，第二层是各种月季，三层是各色海棠，四层是吊钟、石榴、梔子、桔子等木本花，最底层是仙人掌、球、鞭之类，层次分明，各得其所，有半天时间，太阳可透过玻璃窗，照射在这些花木上。和花架相对的是文物架，这些仿古磁器，三彩马、陶罐之类，却总让人觉得这屋子也不真实了，甚至以为那真实的花木，和啁啾的鸟儿也是蜡作的，假的了。而那墙上的字画，也没有一幅可以称作艺术品，尽皆充满匠气，甚至有几枚朱印不是压上的，而是画上去的，叫人更觉得俗不可耐。袁经理看来很满意他的雅室，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光是在这



里度过的，而且经常把来店堂里就餐的领导、名人、外宾或是有点身份的美食家，穿过操作室，在大师傅们的众目睽睽下，引到他这个办公室。当客人们欣赏屋子，看花卉鱼鸟，赏书画时，他有一种陶醉感，脸上会泛上像泥人彩塑一样的光彩。雅堂嘛，经理当然也是一位风雅之士！

这天，春日的阳光正投射在经理室的三层花架上。笼中的百灵叫得正甜，突然惊慌地乱飞、惊叫。袁经理也赶紧走向窗前。原是穿红衣的小谌从窗前经过。百灵是最怕红色的，红是火的颜色。来自于草原的百灵，深知火是草原的灾难。难怪人们说，百灵是报告火情的使者。

“小谌！”经理走出办公室喊住了小谌。

小谌站住了，疑惑地望着领导。

“小孙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谌回答，脸颊上升起了红晕。

“小孙回店时，叫他来一下！”

小谌走了，高跟鞋踩在泥地上走得很别扭。

袁经理看着她的背影，蹙紧了眉头。最近他有点看不惯这位出纳兼售票员。前天晚上，就是现场会之后，他看见她和会计小孙挨着肩膀进了影院。这两个莫非……

小孙最近跑房子。雅堂拆除，租房营业。市内房子特紧张，特别是门面房。个体户开业日增，能出租的全出租了。有三间门面房顶三个三级工收入，就发大财了。他终于打听到一家洗染店生意萧条，面临倒闭的危机。他们贷款一万元，无力偿还。于是小孙敲定，债务由雅堂支付，把房子当过来。双方议妥，三日后交付使用。任务完成

了，便回店向经理交差。

小孙跨进雅堂，小谌便在由餐厅隔出的售票室里向他招手。他进了像话剧布景一样的售票室。小谌神秘地告诉他，袁经理召见。他问啥事，小谌煞有介事地说，看电影的事犯了。小孙竟信以为真，慌乱地向经理办公室走去。

“经理，你找我？”他试探地问。

“嗯。”经理抬起头来，“你那事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我们看电影的事？”小孙实在是个老实人，小谌吓唬他，他信以为真，竟不打自招。

“啥子看电影看戏，我是问租房的事。”袁经理精明就精明在对是非和闲话，看见装不曾看见，听见装不曾听见，明哲保身，决不介入。

“噢！”小孙犯了好一阵傻，“那事已经办妥，两天后交付使用。”

“这……”袁经理没有赞赏他办事快捷，而是心烦地在屋里踱了几步，“我看先不忙，最好再拖一段时间。这几天你东跑西颠，够辛苦了，先休息休息。”

“应当尽快搬过去呀！”小孙不解地说。

“这几天营业正好，等过几天吧！”

“可继续营业有危险啊！”

“危险就那么快，几百年都过去了，等咱们几天也不肯，就倒下来了？哈哈！你休息吧！”

“可那北墙明显歪斜了？”

“那也许是几年前就斜了，只怕是咱们才发现，用不着大惊小怪！”

“你不是说让我抓紧办，马上搬吗？”小孙是个认死理的人。

袁经理不愉快了，眉头明显地扭结了。

“抓紧，可定日期也得和我商量啊！”

小孙竟无言了，最后还怪在他身上。

“那这样吧，经理，你定个日子，我给人家回话。我怕时间久了，夜长梦多。最近，一个联营公司也打那房的主意，愿出一万五，人家碍于已对我们说了话，才没有反悔；我们如果说话不负责任，人家拉勾，我可没办法。”

“你先把订钱给人家不就行了，半个月以后咱们搬过去！”

“说定了？”小孙问。通过这次变卦，他对这位顶头上司的话不放心。

百灵鸟又一次受了惊，在笼子里扑楞楞乱飞。小孙看见窗口红衫一闪，便慌忙退出去。

小谌站在窗下，做着鬼脸儿。她已经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了。

下班后，小孙推着车子，来到南街口人行道的灯柱下，放下自行车，站那儿等小谌。

街灯和身后光华服装店的门灯，把他的身影一分为二，暗的投在马路上，明的投在人行道上。小谌骑着辆坤车过来了，车轮就压在马路上的那个影子上。

他把自行车推入一个小巷，回过头来，听见小谌嘻嘻地笑。

“怎么走这鬼巷子！真傻！”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有点生气，忘不了那个刚才发生的恶作剧，“你干吗总那样没遮没挡？差点让我向袁经理检讨了。”

“干吗，干吗，为了求解放！”小谌调皮地说，“谁像你，躲躲闪闪，让人不得劲儿！”

“袁经理不知为啥忽然变卦了呢？——我是指他突然决定推迟搬迁！”

“这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就是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“提供情报可不能没有报酬啊？”

“你要什么报酬？”

“向店里宣布：咱们俩已进入正式恋爱阶段！”

“这……你呀，不宣布已经打了锣，而且还说怎么怎么了的！”

“那就应当公开宣布！嘻嘻，你别怕，我个女孩儿家都不怕，你个大丈夫倒怕了，没出息！”小谌停在一家馄饨店旁，“当家的，我肚子咕咕叫了！”

他们进了一家个体户的小吃店。

“我请客：两碗馄饨——你吃吧！”

馄饨说话就到。

“你也吃！”小谌把一碗推给小孙。

小孙把自己的又匀出去了一些，慢慢吃起来。

“袁经理接到一个通知，”小谌喝完了汤，“下个礼拜，市里要搞传统风味食品挖掘比赛！”

“这与搬迁有什么关系?”

“你才老傻，雅堂这地方招徕顾客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小孙要开钱，却让小谌抢了先。

“我有老革命作后盾，你的攢下吧，给大妈买件毛料。”

刚走出饭馆，一场骤降的浇头雨把他们打散了。

三

今年气候有点反常，春季却尽下秋季里的连阴雨，弄得春天都失去了色彩，天一拉下脸，没有七天八天，是晴不起来的。

这是这场雨下起的第五个晚上，轮到早点组王满堂师傅值夜。打烊后，王满堂师傅从小谌的售票亭里要了瓶一块三角钱的劣质瓶装酒，准备值夜时受用，不然老光棍的长夜是难熬他娘的。

酒是王师傅的老伴，劣质酒是不漂亮然而忠实的老伴啊！他的收入，他的酒量，只能受用劣质酒。王师傅近来在明面上和对外宣传上，宣称戒了酒。袁经理前不久找他谈过一次话，就在那间办公室里，用恨铁不成钢的口气，告诫他：“你呀，就叫酒把你害了！”他怎么说呢？“好经理哩，你算了吧！你有老婆，你每天回家与老婆热和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”袁经理鄙夷地说：“你算了吧！还有脸说这话，哪个女人家敢跟你过日子，你不把人

家换酒喝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把酒戒了，将来有你的好处。你有了点好名声，别说女人家，什么都会有的。”他还真听了话，因为经理推荐他当经理的消息由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给他了。他像那些戒烟的人一样，把喝酒的那套劳什子当众砸了，（当然是当着经理的面。）而且买了好些糖，甚至辣椒角儿。神儿来了，他给嘴里填一块糖；糖不起作用，就咬几口辣椒角儿。还真有他的，竟戒了二十九天零一个早晨。但到那天下午，他耐不住了，那天他听人说，袁经理要继续留雅堂，继续担任经理。他的精神寄托垮了，开戒了：“我戒他个卵子，有杯酒，给个县长也不坐！”于是他喝得比过去还邪乎，有时一个晚上就是一瓶！只是不对外炫耀罢了。

一天晚上瓶酒喝干之后，王师傅回厅堂里，倒在临时拼搭的床上，便遨游太空了。

黎明时，一大团土发出一声巨响砸了下来，像一个开花弹，炸开在他的卧榻旁边的餐桌上。他像挨刺般地坐了起来。又一声巨响，似乎床都动了一下。王师傅一下子跳起来，像弹丸一样射到了灰色的雨地里。他在院子里救火似地喊起来。

早上，袁经理和同志们陆续来上班了。王满堂师傅在报告雅堂出事时，没有忘记把自己描绘成大胆无畏的英雄。

经过查看，雅堂的一根中檩拔榫了，北山墙似乎更加倾斜，屋顶的一个华饰倒掉了，砖块把房顶砸了个洞，穿透楼板与天花板，正落在王师傅夜里睡的床上。要不是王

师傅酒醉后滚到床底下，早已一命归西。看了现场，王师傅脸色变白，竟出了一身冷汗。

袁经理根据雅堂的险情，当即果决地做出决定，让王师傅去联系泥木社，补漏，把屋顶的华饰重新修好，把顶棚上的洞补起来，把北墙从外面顶上，打扫店堂，不留痕迹，照常营业。他特别叮咛店内职工，临危不惧，遇事不慌，一如往常，千万不能大惊小怪，情绪反常，如果谁影响了顾客情绪，造成营业受影响，完不成利润指标，就坚决扣除当月奖金。

“同志们！”他在开门前宣布，“现在是考验我们的关键时刻，平时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要看行动。”

“袁经理，这样做……”小孙一上班来，心情就很沉重，像是由于自己的失职，而酿成了事故，他负疚地对袁经理的决定表示异议。

“我们下去说！”袁经理阻止了他，“你先把基建拨款提一些，迅速去×市联系抽水马桶、瓷砖等建材。”

小孙跟袁经理到经理办公室。

“既然雅堂险象环生，为什么不早搬早撤，还要修修补补呢？”

“实话告诉你，同志，”袁经理煞有介事地说，“咱们要参加全市传统风味食品比赛，想利用雅堂这个地利！”

“可实际情况是……”

“实际情况是距比赛只有三天时间了！”

“可这安全？”

“不是采取了防范措施吗？那不是解决安全问题是什